清史稿/卷39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九十六 ◄

清史稿
卷三百九十七 列傳一百八十四

► 卷三百九十八

陸建瀛 楊文定 青麟 崇綸 何桂清

陸建瀛

陸建瀛，字立夫，湖北沔陽人。道光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直上書房，洊遷中允。大考擢侍講，轉侍讀。二十年，出為直隸天津道，累擢布政使。時英吉利擾浙江，沿海戒嚴，徵西北兵聚畿輔，建瀛供防軍，處善後，皆應機宜。所歷有名績。

二十六年，擢雲南巡撫，俄調江蘇。先是，南漕缺額，部議設局江蘇，官民捐米運京以裕倉儲。當陶澍撫蘇，即以漕河費鉅病國，議行海運，官吏爭撓之，暫行輒罷。至是建瀛與兩江總督壁昌主海運甚力，合言其便，議蘇州、松江、太倉白糧改由海運，從之。後復推至常、鎮諸府。二十九年，廷臣會議南漕改折，建瀛與總督李星沅極言其窒礙，事遂不行。

擢兩江總督。值大水，民飢，招徠米商，籌議撫卹，並疏消積水，請籌撥帑一百五十萬備賑。吳城六堡河決阻　　運，命偕侍郎福濟往勘，疏陳通籌湖、河大勢，添塘避徬，對壩逼溜，攻刷海口各事宜，並如議行。淮鹽積敝，自陶澍創改淮北為票鹽，稍稍蘇息；而淮南擅鹽利久，官吏衣食於鹽商，無肯議改者，建瀛悉其弊。會淮南鹽大火於武昌，官商折閱數百萬，課大虧，引滯庫絀。三十年，乃疏請立限清查運庫，並統籌淮南大局，改訂新章十條，務在以輕本敵私，力裁繁文浮費。鴻臚寺少卿劉良駒亦請變通淮南舊章，

仿淮北行票法，與建瀛所議同。方施行矣，而給事中曹履泰奏請復根窩舊制，御史周炳鑑言淮南改票不便，並下建瀛議。覆疏辨駁詳至，文宗韙之，詔綜斡全局，除弊興利，以裨國計。建瀛議於揚州設局收納，以清運署需索之源；於九江等處驗發，以清楚西岸費之源。正雜錢糧並納，則課額不虧；新舊商販一體，則引額無缺。灶私場私，專責江南；江私鄰私，兼責各省；而以徠商販，積帑賦，自總其成。由是奪官吏中飽歲百餘萬，恭謗叢作，建瀛銳自發舒，不之卹。朝廷信任益專，命有掣肘撓法者罪之。湖北鹽道鄒之玉沿用整輪，江西鹽道慶雲強索月給，湖北同知勞光泰作移岸三論，刊板傳播，並劾罷之。

咸豐元年，河決豐北，命建瀛往勘，奏請以工代賑，偕南河總督楊以增督工。二年，以盛漲停工，降四品頂戴。

是年秋，粵匪洪秀全犯湖南，越洞庭而北，勢張甚。建瀛猶在豐工，疏上戰守事宜，文宗嘉之，諭以審度軍情，如須親往，可速籌方略，不遙制。既而漢陽、武昌相繼陷。十二月，復建瀛頭品頂戴，授欽差大臣，督師赴九江上游扼守。建瀛由工次還江寧，徵調倉猝。三年正月，賊棄武昌，蔽江東下，建瀛欲行，或謂賊鋒銳難驟當，建瀛尚輕之，檄壽春鎮總兵恩長為翼長，領標兵二千當前鋒，自率兵千餘進次九江。恩長猝與賊　，戰死江中，師大潰。建瀛途逢潰卒白敗狀，從兵盡駭。江西巡撫張芾壁九江，亦引軍退走，賊遂陷九江。建瀛駕小舟經小孤山不敢留，過安慶，巡撫蔣文慶邀之，不入；徑回江寧，收蕪湖、太平兵屯東西梁山，閉城為守禦計。布政使祁宿藻故不滿建瀛，面責之。將軍祥厚兵防內城，無任戰守者。建瀛大窘，稱疾謝客者三日。於是祥厚、宿藻等疏劾建瀛棄險失機，進退無據，並及江蘇巡撫楊文定違旨去江寧，上大怒，諭曰：「陸建瀛一戰兵潰，不知收合餘燼，與向榮大軍協力攻擊；並不力守小孤山，扼賊入皖之路；又不親督兵據守東西梁山，以障金陵。倉皇遁歸，一籌莫　　展，以致會垣驚擾，士民播遷。楊文定藉詞出省，張皇自全，罪均難逭。建瀛已革職，交祥厚拿問，解刑部治罪。」尋籍其家，革其子刑部員外郎鍾漢職。時建瀛收兵乘城，閱十三日，城破遇害。事聞，詔建瀛尚不失城亡與亡之義，复總督銜，如例議卹，並還其家產。御史方俊論之，乃撤卹典。

建瀛才敏任事，喜賓禮名流，又善事要津，多為延譽，由是聞望焱起，朝寄日隆。乃昧於軍旅，略無宿備，一敗失措，名城陷為賊窟，糜爛東南，遂獨攖天下之重咎雲。子鍾漢，後官江蘇知府，咸豐十年，在軍治糧餉，遇賊江陰，死之，贈太僕寺卿。

楊文定

楊文定，安徽定遠人。道光十三年進士。由刑部主事洊升郎中，出為廣東惠潮嘉道，累擢江蘇巡撫。咸豐三年，文定奏江南兵力柔脆，節經徵調，城內兵單，請濟師，命山東兵二千赴援。未至，奉命守江寧，聞建瀛兵敗，退守鎮江。江寧陷，賊分黨犯鎮江，副都統文藝集兵七百守陸路，文定自率艇船八、舢板十二泊江中，賊至不能禦，鎮江复陷，退江陰，詔革職逮治，論大辟。六年，減死遣戍軍台，尋歿。

青麟

青麟，字墨卿，圖們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道光二十一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中允。大考二等，擢侍講。五遷至內閣學士。督江蘇學政有聲。咸豐二年，擢戶部侍郎。學政任滿，命督催豐北塞決工程。三年，回京，復出督湖北學政，調禮部侍郎。

時粵匪由江西回竄湖北，青麟按試德安，聞警停試，督率知府易容之募鄉勇籌防守，府城獲全。疏陳軍事，請湖北、江西、安徽三省合剿，以期得力。四年，授湖北巡撫。城中兵僅千人，荊州將軍台湧署總督，未至；而賊由黃州進至漢陽、漢口，渡江欲撲武昌。青麟督總兵楊昌泗、游擊侯鳳岐與副都統魁玉水陸合擊，卻之；复敗之豹子海、魯家港，毀賊壘五。已而賊撲塘角、鮎魚套，逼攻省城，青麟武勝門督戰，城中忽火起，土匪內應，兵盡潰，遂失守。青麟將自經，眾擁之趨長沙，折赴荊州。

初，文宗聞其出家貲犒軍，甚嘉之，至是憤武昌屢失，棄城越境，罪尤重，詔曰：「青麟簡任封圻，正當賊匪充斥，武昌兵單餉匱。朕以其任學政時保守德安，念其勤勞，畀以重任。省垣佈置，屢次擊賊獲勝。八十餘日之中，困苦艱難，所奏原無虛假，朕方嚴催援兵接應。六月初間，魁　　玉、楊昌泗等連破賊營，但能激厲力戰，何致遽陷？嬰城固守，解圍有日，猶將宥過論功。縱力盡捐軀，褒忠有典，豈不心跡光明？乃倉皇遠避，徑赴長沙，直是棄城而逃。長沙非所轄之地，越境偷生，何詞以解？若再加寬典，是疆臣守土之責，幾成具文，何以對死事諸臣耶！朕賞罰一秉大公，豈能以前此微勞，稍從末減？俟到荊州時，交官文傳旨正法。」遂棄市。

逾數月，曾國藩复武昌，奉命查歷任督撫功罪，疏言：「武昌再陷，實因崇綸、台湧多方貽誤，百姓恨之，極稱吳文鎔忠勤愛國，於青麟亦多恕辭。查文鎔既沒，青麟幫辦軍務，崇綸百端齟《齒吾》：求弁兵以護衛，不與；請銀兩以製械，不與；或軍務不使聞

知，或經旬不得相見。自賊踞漢陽、漢口，縱橫蹂躪，廬舍蕩然。百姓尚恃有青麟督兵驅逐，出示憐民。崇綸則並此無之矣。」疏入，乃斥罷台湧，論崇綸罪。

崇綸

崇綸，喜塔臘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由內閣貼寫中書充軍機章京，洊升侍讀。出為陝西鳳邠道，調直隸永定河道，歷雲南按察使、廣東布政使。

咸豐二年，擢湖北巡撫，時武昌方為賊踞，次年春，賊棄武漢東下，分擾江南、江西，崇綸始抵任。既而賊复上竄，陷興國州田家鎮，進黃州。崇綸疏言：「武漢民遷市絕，餉乏兵單。請移內就外，以剿為先。」未幾，賊犯漢陽，窺武昌。總督吳文鎔初至，與崇綸意相迕。及賊退，崇綸遂以閉城株守劾之。文宗慮兩人不能和衷，且僨事，命文鎔出剿，而責崇綸防守。文鎔率師薄黃州，崇綸運輸餉械不以時，惟促速戰。四年正月，文鎔兵敗，死之。崇綸自請出剿，謀脫身走避，文宗燭其隱，不許。會丁憂，青麟代之，仍命崇綸留湖北協防。又以病乞罷，上怒，褫其職。六月，武昌陷，崇綸先一日出走，徑往陝西。及曾國藩論劾，命逮治。服毒自盡，以病故聞。

何桂清

何桂清，字根雲，雲南昆明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贊善，直南書房。五遷至內閣學士。二十八年，擢兵部侍郎，以憂去，服闋，補原官，調戶部。咸豐二年，督江蘇學政。粵匪擾江南，桂清疏陳兵事，劾疆吏冀奕僨事，侃侃無所避，文宗奇之。四年，調倉場侍郎，旋授浙江巡撫。

自賊踞江寧，東南震動。安徽徽州、寧國二府為浙江屏蔽，桂清嚴防要隘，別遣一軍屯守黃池，扼蘇、浙之衝，賊來犯，會提督鄧紹良擊卻之。五年，檄道員徐榮勦賊黟縣、石埭，戰頗利，賊眾大至，徽勇潰走，榮眾寡不敵，遂戰歿。桂清因言徽、浙脣齒，宜主客一心，事乃濟。疏入，諭戒地方官吏不分畛域。時賊陷徽州各屬，桂清檄知府石景芬、副將魁齡等，攻复徽州府城及休寧，分佈所部於昌化、於潛、淳安，杜賊來路。安徽巡撫時移駐廬州，徽、寧二郡懸絕江南，不能遙制，命桂清兼轄之。江西賊侵入浙境，陷開化，犯遂安，桂清檄鄧紹良等合擊之，賊退徽境。週天受、石景芬等連复黟縣、石埭。桂清疏請添改鎮道員缺，俾專責成，以石景芬為徽寧池太道；豫祺為總兵，不得力，復以江長貴易之。又用桂清議，命前侍郎張芾駐皖南治團練，督辦徽、寧防務，尋命兼

顧浙江衢、嚴兩郡，與桂清協力製賊。六年，檄鄧紹良、秦如虎、都興阿等合攻寧國，別遣江長貴擊敗贛賊之襲太平者，連捷，克寧國府城。朝廷益嘉桂清，思大用之。

杭州知府王有齡最為桂清倚用，擢權運、臬兩篆，為通判徐徵訐控。桂清覆奏，辭悻悻，被詰責。遂以病乞罷，詔慰留之。會兩江總督怡良解職，文宗以籌餉事重，難其人，大學士彭蘊章薦桂清餉徽軍無缺，可勝任。七年春，命以二品頂戴署兩江總督，尋實授。力荐王有齡，擢任江蘇布政使，專倚餉事。江寧久為賊窟，總督駐常州，軍事由將軍和春主之，而提督張國樑為幫辦，前督怡良但任運饋而已。桂清屢疏陳方略稱旨，諭飭和春和衷商酌。是年冬，克鎮江，以濟餉功，加太子少保。十年春，又因克九洑洲，晉太子太保。桂清意氣發舒，倚畀益重，甚負時望。

大軍屢捷，合圍江寧，賊勢窘蹙，四出求援。偽忠王李秀成乃謀竄浙，分大軍之勢，由安徽廣德徑趣杭州。倉猝城陷，惟將軍瑞昌守駐防內城未下，詔促桂清、和春遣軍速援。於是檄提督張玉良率兵馳赴，至則內外夾擊，賊遽走。臨安、孝豐、安吉諸城相繼复。詔嘉桂清功，予優敘。時賊已圍金壇，陷江陰，遣總兵馬得昭、熊天喜、曾秉忠，副將劉成元水陸分路禦賊，兵分益單。賊乃合眾十餘萬出建平、東壩，一由東壩趨江寧，一由溧陽窺常州，桂清聞之，幾失所措。會馬得昭、週天孚分援蘇、常，賊已趨金壇，陷句容。句容為大營後路，自此隔絕。張玉良回軍抵常州，和春飛檄調援大營，桂清留勿遣，復調馬得昭，亦莫之應。王有齡已擢浙江巡撫，貽書桂清戒勿離常州一步，且曰：「事棘時危，身為大臣，萬目睽睽，視以動止。一舉足則人心瓦解矣。」蓋規之也。

會大雨雪，大營兵凍餒，索餉不得，乃譟亂，相率盡潰。和春、張國樑退守丹陽。桂清疏陳：「丹陽以上軍務，和春、張國樑主之；常州軍務，臣與張玉良主之。」部署稍定，即進規溧陽，而賊已迳犯丹陽，國樑死之，和春奔常州，桂清大驚。總理糧台查文經等希其意，請退保蘇州。桂清即疏陳軍事付和春，自駐蘇州籌餉。將行，常州紳民塞道請留，從者槍擊，死十餘人，始得脫。張玉良留守，尋亦走。士民登陴，數日城陷，屠焉。桂清至蘇州，巡撫徐有壬拒勿納，疏劾其棄城喪師狀。和春退至無錫，傷殞。桂清託言借外兵，遂之上海。蘇州亦陷，有壬殉之，遺疏再劾桂清，詔褫職逮京治罪。

會各國聯軍犯京師，車駕幸熱河，遷延兩年。王有齡及江蘇巡撫薛煥皆其故吏，疊疏為乞恩，不許。言官數劾奏，同治元年，始就逮下獄，讞擬斬監候。大學士祁俊藻等十七人上疏論救，尚書李棠階力爭，讞乃定。桂清援司道稟牘為詞，下會國籓察奏。國籓疏言：「疆吏以城守為大節，不宜以僚屬一言為進止。大臣以心跡定罪，不必以公稟有無

為權衡。」是冬，遂棄市。

桂清由侍從出任疆事，才識明敏。在兩江值英吉利構釁，迭陳應付之策。偕大學士桂良等議稅則，多中肯綮，亦不能盡用其言。晚節敗裂，誤國殄民，雖廷議多有袒之者，卒難撓公論云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陸建瀛、何桂清皆以才敏負一時之望，膺江表重寄。建瀛當軍事初起，不能預有規畫，　　臨事倉皇。桂清無料敵之明，又失效死之節。二人者身名俱隕，罪實難辭。青麟受事於危急之秋，艱難支拄，終以越境被誅，論者猶有恕詞焉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